

◎ 王庆祥 陈宏 张临平 著



溥仪写真书系

# 溥仪全传

爱新觉罗 北基 题



第二次登极的溥仪



伪满时期的溥仪



改造中的溥仪



晚年的溥仪

群众出版社

溥仪写真书系

# 溥仪全传

爱新觉罗 北基 题



◎ 王庆祥 陈宏 张临平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溥仪全传 / 王庆祥, 陈宏, 张临平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14-5513-3

I. ①溥… II. ①王… ②陈… ③张… III. ①溥仪  
(1906~1967)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1180号

## 溥仪全传

王庆祥 陈宏 张临平 著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  
印 张: 29.25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字 数: 524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014-5513-3  
定 价: 95.00元

---

网 址: [www.qzCBS.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mailto:qzCBS@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公安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溥仪冲龄即位，是为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六岁时发生辛亥革命。按照《清室优待条件》，退位后仍保持尊号，留居紫禁城，史称“逊帝”，直至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驱逐出宫。继而在天津一住七年，他依靠清朝遗老，联络各地有实力的军阀，联络各帝国主义国家驻津领事馆和驻军司令部以及各国来华军政人物。日本驻津领事馆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趁机在溥仪这位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人物身上耍尽阴谋并屡屡得逞。

“九一八”事变给溥仪带来重大转身，同时也给他带来终生的自责和永远的悔恨。1931年11月11日溥仪乘日本商轮“淡路丸”号暗渡白河，离津出关，踏上险途。自1932年至1945年，溥仪先后出任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执政”和“皇帝”，听任日本关东军操纵摆布，裁可反动诏书和法令，出卖东北主权和江山，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协助殖民统治者残害东北人民，成为民族罪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康德皇帝”退位。三天后溥仪被苏联远东部队俘虏，在赤塔和伯力度过五年战俘的囚居生活。1946年8月16日起溥仪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连续出庭作证八天，证实日本利用他为傀儡在我国东北实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真相。

1950年8月1日溥仪被引渡回国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藏匿、侦讯、等待审判和故地重游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改造过程，并在1956年7月2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伪满总务厅长古海忠之时出庭作证，愤怒揭露日本战犯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长达十年的人道主义教育和改造，终于使溥仪认罪悔过，脱胎换骨，神奇般地完成了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

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历史时刻，毛泽东亲自点名第一个特赦溥仪，他得以以公民身份重返北京，重建幸福家庭。他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岗位上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中国末代皇帝已经走完了他从皇帝到罪犯再到公民波澜起伏的一生，在人类历史上写下浓重一笔。表现这一笔的，有各类文字著作和多种影视作品，还有世间留存的溥仪生平照片与实物，向一代代世人揭露封建制度的丑陋，鼓舞人们走向进步、发展和辉煌未来。

当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历程令人感触深刻。在前半生，他站到了日本侵略者一边，是中国人民的公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归于灭亡；在后半生，他经过改造而回到了人民中间，成长为正义和公理必胜的形象代表。他的一生，从足下到心田，从实践到理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彻底胜利最完整、最鲜明、最可靠、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溥仪的一生，涵盖了二十世纪的前六十年，而与他有过夫妻关系的五位女士中，他特赦后的新婚妻子李淑贤逝世于1997年，他的“福贵人”李玉琴逝世于2001年，延伸到他的家属正好可以涵盖整个二十世纪。换一句话说，溥仪与他的五位夫人郭布罗·婉容（皇后）、额尔德特·文绣（皇妃）、他他拉·玉龄（“祥贵人”）、李玉琴（“福贵人”）和李淑贤（妻子）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生沉浮，完全可以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变化，呈现从旧的清朝封建帝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华民国，再到殖民地的伪满洲国，最后到新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现实中国这几个历史阶段的内涵。我们撰写《溥仪全传》，就是要与广大读者一起透视中国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间最真实的变化。

半个世纪以前，《我的前半生》一书由群众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溥仪先生最重大的成就。这部轰动世界的著作至今还以各国文字、数十种译作一版接着一版发行，这本浸透了溥仪心血和劳动的著作，也内含毛泽东、周恩来、彭真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思考、批评、建议和热情鼓励，作为“皇帝的自传”，确已取得了辉煌成功。正像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溥仪及其家属谈话时所说：“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

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sup>1</sup>

对于溥仪和他所代表的那段历史，当然不可能只有一本自传。笔者有幸在1979年秋偶与溥仪夫人李淑贤女士相逢，有幸看到溥仪特赦后所写书稿、文稿、发言稿、日记、笔记、会议记录、学习体会、思想总结、书信、接待外宾或会见各国记者的谈话记录、电话记录以及溥仪本人的回忆等亲笔手稿，还有各种出席证、请柬、溥仪亲手编存的家庭影集和音像资料等一大摞家传遗存，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宝贵之至，机遇得天独厚地降临在笔者身边。由此笔者和李淑贤建立起长达十八年的合作关系，出书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李淑贤回忆录《我的丈夫溥仪》《溥仪的后半生》和笔者依据李淑贤生前授权而整理、注释的《溥仪日记》。

这以后笔者又接触到与溥仪有密切关系的人，如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溥仪的二弟溥杰、三妹韞颖及妹夫郭布罗·润麒，溥仪的族侄毓岳、毓塘，还有溥仪生平知情人，如当年的随侍李国雄，溥仪特赦后在全国政协的同事杜聿明、董益三等。笔者从北京、南京和东北三省档案馆、图书馆，又陆续搜集到两千万字资料。其中，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五千卷溥仪档案，查阅了中央档案馆所藏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所写全部交代材料。居然连溥仪随便写来，与婉容、文绣互相间传递的纸条都保留下来了，确能再现历史中生动的细节。此外还搜集到溥仪生平图片资料两千余幅，以及当年电影纪录片素材多种，足以显示溥仪一生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景。

笔者从事溥仪研究几十年，出版相关著作也有几十部了，但如《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随侍溥仪33年纪实——李国雄回忆录》，不过是某位人士、某一角度的个人回忆；或如《“皇帝”的背叛——溥仪与“九一八”》《伪满洲国皇宫揭秘》《溥仪与伪满洲国》等，也只是某一时段、某一处所、某一事件的始末叙述。虽然各含其价值，却也明显都有局限。

撰写这部《溥仪全传》的念头是应邀出席2013年9月9日至12日在澳门理工学院举行的“天人古今：华人社会历史教育的使命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产生的。笔者的发言内容涉及研究的缘起、查阅的资料、采访的人

---

1 摘引自孟向荣著：《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版，第12页。

物、出版的成果，根据这些成果制作的影视、举办的展览等等。依据多年实践，笔者提出：溥仪生平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历史教育作用；溥仪研究口述著作对社会历史教育具有引导作用；以溥仪研究为基础的影视作品具有广泛的历史教育影响；以溥仪研究为基础的遗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教育价值。笔者认为：华人社会历史教育要关注溥仪研究的成果，因为后者不但能够成为前者的一项内容，还能在实践中发挥推动作用。由此笔者想到，应该有一本以全方位为视角的《溥仪全传》，以细节切入历史，让溥仪走向世界，让广大读者了解中国末代皇帝一生的全貌。

溥仪是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够取代的历史和时代的典型，为了写出他的真实，笔者与伪满皇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陈宏和溥仪研究会会员、颇有成绩的溥仪研究学者张临平两位年轻合作学友商定：共同撰写这部专著，以笔者的研究实践为基础，要充分利用多年来笔者已经收集到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丰富素材，经过考订、鉴别，而使溥仪生平经历的许多生动情节显现于世，把对于时代的认识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以历史价值和社会效益为原则，为溥仪研究的深化创造条件，追求学术性、社会性和可读性的和谐、统一。这本书定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让《溥仪全传》也能成为《我的前半生》那样的精品，也能够走出书斋，走向社会，面向世界。

王庆祥

2015年7月

# 目录

第一章 逊清“小朝廷”	醇王世家·····	1
	溥仪登极·····	3
	载沣摄政·····	6
	辛亥革命·····	7
	清帝退位·····	9
	帝王生活·····	12
	溥仪学骑马·····	15
	毓庆宫开课·····	16
	“小皇帝”的师傅们·····	20
第二章 少年天子	袁世凯的皇帝梦·····	23
	张勋复辟·····	24
	段祺瑞讨逆·····	28
	庄士敦·····	31
	溥仪与胡适·····	37
	泰戈尔·····	40
	只有结婚才能亲政·····	42
	溥仪选后纳妃·····	44
	把新娘一人扔在洞房·····	48

第三章 离开“紫禁城”	紫禁城大火·····	55
	太监们被赶出宫·····	58
	紫禁城的末日·····	60
	醇王府·····	64
	日本公使馆里的三个月·····	68
第四章 天津年代	赴津一幕·····	71
	联络军阀·····	73
	拜会张作霖·····	76
	张宗昌和谢米诺夫·····	79
	溥仪赐谥王国维·····	82
	孙殿英东陵盗墓·····	85
	溥杰留学日本·····	88
	张学良劝溥仪做平民·····	92
	庄士敦回国·····	94
	日记与情书·····	97
	溥仪的寓公生活·····	100
第五章 秘密出关	与“列强”的勾结·····	103
	郑孝胥的日本之行·····	105
	文绣以泪洗面·····	107
	“妃革命”震荡海河两岸·····	109
	贬文绣为“庶人”·····	112
	日本人的阴谋·····	115
	“九一八”事变·····	116
	两封亲笔密信·····	119
“主拒”派与“主迎”派·····	120	

	土肥原秘赴静园·····	122
	暗渡白河踏上风雨路·····	124
<b>第六章</b>	软禁汤岗子·····	127
百日旅顺	旅顺待命·····	129
	夫妻难团圆·····	133
	肃亲王府受控·····	137
	拼凑“满洲国”·····	140
	最后通牒·····	143
	奔赴长春（新京）·····	145
<b>第七章</b>	就任执政·····	151
屈就执政	会见李顿国联调查团·····	153
	盐仓改成的傀儡宫殿·····	158
	“勤民楼”无法“勤政爱民”·····	161
	怀远楼难奉列祖列宗·····	164
	溥仪的寝宫和婉容的冷宫·····	166
	让溥仪疑神疑鬼的“同德殿”·····	173
	御花园难解胸中苦闷·····	178
	散佚珍贵书画的“小白楼”·····	181
	《日满议定书》·····	183
	“大同”年代·····	188
	私人武装力量的瓦解·····	192
<b>第八章</b>	第三次“登极”·····	197
“康德皇帝”	“统监”与“巡幸”种种·····	205
	首次访日·····	212

	关东军司令官主宰一切·····	215
	换“总理大臣”·····	222
	政治婚姻·····	227
	册封“祥贵人”·····	236
	协和会名誉总裁·····	239
<b>第九章</b>	如影相随的吉冈安直·····	245
<b>伪满末日</b>	第二次访日·····	250
	“建国十周年”前后·····	253
	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	256
	谭玉龄之死·····	258
	未建成的新皇宫·····	260
	“福贵人”入宫·····	261
	伪满皇宫最后一幕·····	266
	退走通化·····	272
	成为苏军俘虏·····	275
<b>第十章</b>	从莫洛科夫卡到哈巴罗夫斯克·····	277
<b>囚苏五载</b>	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282
	伯力第45号收容所亲苏之举·····	288
	立嗣前后·····	295
	引渡回国·····	298
<b>第十一章</b>	回国之途·····	305
<b>十年改造</b>	“藏在抚顺”·····	307
	改造之初·····	309
	暂迁哈尔滨·····	313

	在侦讯中·····	319
	亲切关怀·····	324
	家族探望·····	326
	探监和离婚·····	329
	在沈阳人民最高军事法庭作证·····	331
	史无前例的监外参观·····	335
	巨著从这里诞生·····	338
	走向新生·····	341
	终获特赦·····	346
<b>第十二章</b>	回到北京·····	361
<b>公民溥仪</b>	在植物园·····	367
	文史专员·····	373
	真正的家·····	389
	祖国观光·····	396
	政协委员·····	405
	在“文革”中·····	412
	病逝前后·····	423
<b>第十三章</b>	毛主席和周总理没有忘记溥仪·····	443
<b>溥仪身后事</b>	李淑贤积极抢救、整理、捐献末代皇帝文化遗产·····	445
	溥仪之墓今何在? ·····	450
	长春溥仪研究会的成立·····	452
	参考文献·····	455

# 第一章 逊清“小朝廷”

## 醇王世家

溥仪的祖父醇贤亲王奕譞（1840—1890），字朴菴，是清朝第六代皇帝道光（旻宁）的第七子，是光绪帝的生身之父。

1859年3月，十九岁的奕譞和慈禧的胞妹结婚，所以，慈禧既是奕譞的嫂子也是妻姐，这亲上亲的双层关系让他对慈禧十分忠心。奕譞帮助慈禧杀过肃顺、帮助慈禧垂帘听政以及管理过“神机营”等被认为有功，后来因此被封为“世袭罔替”的所谓“铁帽子王”。

慈禧对奕譞的信任使他变得异常小心，战战兢兢。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立奕譞的儿子载湉为光绪帝，奕譞大惊失色，当即叩首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溥仪的祖母脾气秉性和她的姐姐慈禧完全相反，是一个极其拘谨固执的旧式家庭妇女，平日里有许多忌讳，像“死”“完了”一类的话，她都非常忌讳。有一年，奕譞因为西山的妙高峰“园寝”（墓地）刚修好，他就带着全家人到那里去看，因为看到修得很趁心，便高兴起来，兴高采烈地叫人把饭拿到坑穴中来吃，祖母因为觉得丧气，就不高兴至极，但又不能表示反对，所以那顿饭她连筷子都没有动一下，大家看到这种情况，不敢说也不敢笑，一顿饭都没吃好。

自从她的儿子被接进宫立为光绪帝以后，她心里有苦说不出，没有办法，只能对于她后来所生的孩子格外的疼爱。她的所谓疼爱的方法也很奇特，就是怕孩子吃多了生病，永远给孩子减食，因此把孩子饿成皮包骨。有时，家里的下人实在看着不忍，就偷偷地给他一些东西吃。这终究不顶什么事，结果这个孩子由于营养不良活活地饿死了。用给孩子节食的办法来疼爱孩子并非只有醇王府这样，在皇宫里也一样，光绪皇帝十多岁的时候每次到太监房中，总是先翻吃的东西，一旦找到拿起就跑。等到太监追上跪地哀求的时候，光绪已经把东西吃进了一大半。

奕譞虽然一生效忠慈禧，但是慈禧却因为与光绪关系紧张、矛盾激化而迁怒到已经死去的奕譞身上。有一天，她听人说奕譞在妙高峰的园寝（墓地）“风水好”，所以才从醇王府里出了一个光绪皇帝。理由是奕譞的园寝内有一棵大白果树，白果树的“白”字和埋在地下的王爷的“王”字连在一起，不就是个“皇”字吗？不但出了一个光绪，也许还出第二个皇帝呢。于是她就命人把白果树锯掉了。孰知由此更以讹传讹，说在锯树时，从树身穴里爬出了很多蛇。更牵强附会说义和团就是这些蛇精出洞作祟的结果，如果不锯白果树，天下就太平了。

溥仪的父亲载沣及六叔、七叔是祖父奕譞的侧室刘佳氏所生。刘佳氏一辈子吃斋念佛，也最喜欢溥仪，因为按王府里的规矩，第一个孩子归祖母抚养，所以溥仪从出生就一直在刘佳氏身边，这也是刘佳氏最疼爱溥仪的原因。正因如此，当溥仪三岁奉慈禧太后旨意进宫时，刘佳氏立即昏了过去，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并患上了时发时愈的神经病。

载沣从小就性格怯懦，喜欢读书，经常读史书，自号“书癖”，很多人认为他庸碌无能，只是一个窝囊书生。有一次载沣和自己的弟弟打架磕伤了门牙，大哭不止，家人问他疼不疼，他回答说：“疼倒是不疼，可是以后怎么吃饭啊？”家人就劝他：“吃不了饭不要紧，往后只吃面就行了。”于是他就破涕为笑了。

庄士敦曾描述载沣在香港见到香港总督时羞羞腴腴不爱说话。金梁形容载沣在当了摄政王之后，仍是见了大臣常常对坐无言，即使是为了重大事件去请示，也吞吞吐吐地作不出明确的决定，处理政事毫无主见。

由于奕譞的关系，载沣很早就步入政坛，十七岁在内廷行走，十九岁作为钦差头等专使大臣出使德国“谢罪”，后又任监国摄政王，成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

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是荣禄的第八个女儿，人称“八妞儿”。荣禄是慈禧的心腹重臣，身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等要职，在军机处领班多年，深受慈禧的信赖，所以慈禧“指婚”将瓜尔佳氏许配给载沣，并收作养女。瓜尔佳氏有才智、爱时髦，性格活泼，很会交际，吃喝穿戴都很奢华，嫁到醇王府不久便自己另立了一个精美的小厨房，雇用专门的厨师为自己烹调饮食。载沣所得的亲王俸禄能装一大箱子，但用不了多久便被她花光了。北京各处酒楼、剧院、商店都有她的足迹，她赶庙会、看赛马、逛集市时后面总拥着一大群人，把她当做“新闻人物”。载沣曾责备她有违祖制，她反驳说：“欧洲的皇后、王妃都是这样，我仰慕她们的文明仿效一下，你不用来管我！”慈禧曾对荣禄说过：“你的女儿很顽皮，无论什么人，她都不放眼里，真是连我都不怕。”

溥仪 12 岁时有一次顶撞了端康太妃，母亲瓜尔佳氏因而受到端康的斥责，

个性极强、受不了刺激的她自宫中回家后就吞服了鸦片烟，溥仪就此失去了亲生母亲。

1906年2月7日（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溥仪出生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这年载沣24岁，溥仪是他的第一个儿子。载沣喜出望外，当天报到了宗人府，并奏请慈禧赏赐乳名。三天后，慈禧太后懿旨到了，赏载沣之子乳名“午格”，并赐了一批“添盆”珍物。又隔一天，醇亲王载沣在日记里写道：“十八日，丙戌。内阁奉○○上谕：醇亲王载沣之第一子著命名溥仪。钦此。余选定字曰曜之，号曰少涵。”<sup>1</sup>

因为正月十四日为道光帝的忌辰，所以载沣把溥仪的生辰改为正月十三日。

## 溥仪登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病倒。光绪躺在病榻上只有两个太监服侍，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只睁着眼睛在大口喘气。一日，他对身边守候的大臣说：“你去禀报太后，说我现在已经病成这个样子，恐怕不能长远侍候在太后膝下了，请太后赶紧给我过继一个儿子吧，我就是死了也可以放心了。”王公大臣们不敢怠慢，连忙禀报。慈禧闻知后忧郁地说：“怎么他也病到这样啊！他的后事还没有准备，他还没地（指陵寝）呢。”按照祖制，每一位新皇帝一即位，马上就着手开始建造陵寝，这是历代皇朝奉行不变的定制。可是光绪皇帝却例外，从登极就一直受慈禧的管制，慈禧太后为自己的陵寝花费了大量的银子，却从来就没有张罗给光绪皇帝建陵，而大臣们也没有敢向慈禧上奏为光绪动土建陵的，所以光绪直到病入膏肓时还没有自己的陵墓。

重病的慈禧太后自知命在旦夕，便命人密传军机大臣世续及张之洞等人，主张为同治和光绪立嗣，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立三岁的溥仪“承继同治，兼祧光绪”。世续、张之洞都很吃惊，因为他们知道，同治、光绪都是幼主登极，所以大清几十年来一直由慈禧操纵，溥仪这时仅三岁，比光绪嗣位的时候还小，如果当了皇帝，担心会出现光绪皇后隆裕重演垂帘听政的局面，于是合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慈禧太后说：“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于是，太后下了懿旨，醇亲王载沣著

<sup>1</sup> 《醇亲王载沣日记》，群众出版社 2014年版，第211页。

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

病榻上的光绪闻知立三岁的溥仪后沉默半晌，说：“找一个年岁大些的岂不更好吗？不过，这是太后的旨意，谁敢违背啊？”在得知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后，光绪才放心地点点头。

太后懿旨一传入醇王府，溥仪的祖母刘佳氏立即惊得昏厥过去。她深知自己三岁的孙子进入皇宫，不仅只是骨肉分离，而且是凶多吉少啊！

当天下午四时，溥仪在祖母刘佳氏生离死别的哭送中，由乳母抱持入宫。

过不多时，慈禧召见。小溥仪又被带到一架阴森森的床帐前，他看到一个瘦鬼一般的老太婆被扶拥着坐在床上，顿时吓得大哭。慈禧便叫人拿糖葫芦，不料被溥仪接过去一把摔在地上，边哭边喊：“要嬷嬷（乳母）！要嬷嬷！”哭得慈禧很不痛快，连连说：“这孩子真别扭，带他玩去吧！”于是，溥仪被带到别的屋子。溥仪这次在慈禧跟前“要嬷嬷”，传到宫外成了“要毛毛”。还有人附会说，毛毛是醇王府中常陪皇上玩的孩子，所以皇上还想着。

随后，刚进宫的溥仪被抱到瀛台光绪的病榻前，这时的光绪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张口喘气，见到溥仪仅略一点头。他此时的愿望是能过继个大点儿的儿子，让下代皇帝免除垂帘之苦，但又不敢违背慈禧的旨意。

老太监信修明的日记里有一个很具体的记载，溥仪向光绪请过安后，“光绪爷张开口直乐，含笑而崩”。<sup>1</sup>

再说溥仪到了钟粹宫，由隆裕皇后教养。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还觉得好玩，房间南北两面都是大玻璃窗，里边还垂放一层纸窗。夕阳反射，恰好把窗外许多来来往往梳“两把头”的女人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溥仪高兴得喊起来：“看走马灯啊！这走马灯多好看哪！”

光绪死在溥仪入宫的第二天，其时，慈禧还有点儿精神，乃召见王公大臣宣布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名义是“承继同治，兼祧光绪”。同时授命监国摄政王载沣：“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显然，慈禧还想继续垂帘听政的生活呢！

11月15日中午，慈禧刚吃了几口饭，突然一头栽倒在椅子上。这回她知道不行了，即命军机大臣草拟遗旨。看过之后，对王公大臣们说：“我的几度垂帘听政，是因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今后对于女辈干政、太监擅权，务必严加限制，妥为防范。”不久便死去了。

---

1 《太监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 2010年版，第42页。

慈禧死后，遗旨颁发，其云：“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指隆裕）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有了这道遗旨，隆裕太后便不能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了，垂帘制变成了摄政制。

1908年12月2日，天气奇冷，一个三岁的孩子却偏偏要在这样的冷天，被抱到太和殿那又高又大的宝座上接受百官叩拜，举行所谓登极大典。

小溥仪被摄政王抱上了太和殿的皇帝宝座，文武百官按品级给新皇帝叩头，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哪儿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大哭起来，嘴里喊着：“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载沣急得满头大汗，又没有办法，只好哄着皇上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这“要回家”“快完了”传到宫外，传遍了全国，成为清朝灭亡的不祥之兆。



溥仪入宫登极，为清朝末代的宣统皇帝